

ハ
賢
お
れ

新式標點

八賢書札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三版

全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昌里一號
啓智書局

印刷者

上海法租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新式標點
八賢書扎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民國廿四年陰正月人希周
麟竹姆埜文會山房

八賢書札序

自咸豐初元，曾文正公督師討賊，天下智謀雄偉非常之才，雲集颺起。而吾湘人士，咸類聚赴功名，立致通顯，建旄節者相望。獨郭丈意城先生，以貴介弟而不爲達官。然先生深於戎略，湖南巡撫銅山張公，花縣駱公，歷城毛公，陽湖惲公，景東劉公，皆辟爲幕府。軍謀進退，諮而後行；匡危定傾，動中竅會。東征諸將帥，爭走書取決機宜，用平羣寇。至今言運籌轉漕之功，莫不曰：『先生爲多』也。顧其天性恬退，成勞不居；時平身隱，俛仰歌嘯於泉石之間，意殊自得。去年樞密大臣咨問先生於巡撫，蓋

朝廷方欲以事相屬，而先生已前逝矣！哲嗣子澗觀察，蒐理遺書，因檢篋中舊存駱文忠、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肅諸公，及今相國合肥李公、湘陰左公、六司馬

彭公兩江制府曾公，所貽先生手札，都爲一卷刻之，而屬鴻禩，弁言於首。子澣之意，蓋不忍泯其先公所藏，以存父執之風義云爾！後之覽者，因以考知世變，將有感於人才之盛衰；而先生之閱識孤懷，功在當時而不與，亦可以得其概焉！

光緒甲申春暮善化瞿鴻禩

跋

自粵西肇亂，羣盜乘機竊發，蔓延幾徧中原。湖湘豪傑，各出其志節才力，爭衡天下，卒夷狂寇。江忠烈公開其先，始立楚軍之名，而以一軍特起，招收才雋，奠定東南，實發自曾文正公。其間主持根本之計，運籌決策，爲諸軍所倚賴，則

先大夫之力尤多。先是髮逆寇長沙，巡撫張公禮聘今相國左侯與先大夫參帷幄。左公奉命討賊，先大夫專主軍幕十有餘年。時楚師分援十餘省，召募飛輓無虛日；四方將帥馳書問方略。慶藩髫齡隨侍，每見先大夫據案起草，動輒盈尺；諸名賢書札往還，日或數十百通。盈積箱篋，爲人攫去不置問。慶藩稍長，漸能收集，共得書數千。廬墓鄉居，敬蒐遺篋，因取駱文忠、曾文正、胡文忠、沈文肅諸公，今相國李公、左公、宮保曾公、彭公手札，各摹刻數通，與海內共欣

賞之——餘尙待續刊也。二十年來，胡公駱公曾公沈公相繼薨逝；先大夫亦溘然長往，不獲偕享昇平之福！兩相國兩宮保！方受寄柄用，歸然負中外重望；而外患交訐，憂勞規畫，其艱鉅又有殊於往日者！先大夫嘗言：「盜賊一日之患，可以人力驅除。至於外事，自有機括，非可力爭。」惜乎其不及見此也！是徧所輯，雖僅存什一於千百，而於當時搜求人材，簡練軍實，謀定後動之苦心，與吾湘力支危局，緩急相濟，所爲聯衆志以靖大難者，庶幾略具梗概焉！既以見諸名賢精神運量之所存；而異時徵文考獻，亦或於此有取焉爾！光緒甲申夏六月，慶藩謹跋。

跋

自古風會氣運之成，蓋莫不由人焉。曾文正公以道德風義倡天下，名賢碩德，蔚起湖湘間，電發鸞舉，斯亦千載一時之會也！校其事功，則輝潤六合；挹其言論，則霑濡寸心。子靜居父喪，輯刻諸賢與其父往還手札，兵事之始終，人才之隱見，本末粗具，煥乎可觀！蓋曾文正公善談，胡文忠公益之以諧謔；恪靖左侯獨喜自負，嘗自署葛亮；洎意城治軍事，相與謂之老亮。新亮周壽山侍郎丁已病武昌，自顧身爲僧，而嵩巖爲南嶽老僧，相見痛哭。旣瘞，言其狀，於是胡文忠公又謂嵩巖南嶽長老。曾文正公名知人，而胡文忠公汲善立賢，惟日不足，將非仁爲己任道遠彌厲者乎？胡文忠公嘗謂駱文忠公：「蕭何舉曹參，諸葛公舉費禕，董允，古人經世宏務，非獨私其身而已。盍早圖之。」其勤勤於嵩巖

意蓋有屬也。夫用舍之端，君子所以存其誠也！審己量力，以全吾素，於心自慊也！而益重悲胡文忠公之用心。功名之際，各視其志意所存。誠大有幸不幸。而如諸賢宏兼濟之量，以紓倒懸之會，功足以成，言足以興，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甲申夏六月，嵩燾謹跋。

八賢書札目錄

曾國藩書札

一——四七

彭玉麟書札二四——一五六

左宗棠書札

四八——七三

沈葆楨書札一五七——一六二

胡林翼書札

七四——九一

李鴻章書札一六三——一七四

曾國荃書札

九二——一二三

駱秉章書札一七五——一八〇

曾文正公書札

文正公名國藩字伯涵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仕至兩江總督卒贈太傅謚文正嘉慶十六生同治十一年沒享壽六十二弟兄五人公居長次國藩三國華四國奎五國葆

一

意城仁弟左右：王衡臣之世兄來鄉，接展

惠書，頃又接黃宅專丁寄到

賜緘，荷承

垂注殷殷，至以爲感。目光昏花，自丁未年已用增光鏡；近則雖有鏡而無甚裨益，或看書作字，霧裏采花，濛濛無似，何其憊也！往事之悔，蓋亦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忡之象。比輟平善；然不嫌而餒，難遽言充實也。先嚴葬地，自須急求改卜。

來示所云，蓋古人所稱：「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先君葬域，人多謂其「兇煞」。果若所云，是在害什之科，而利什者，又不可以卒求，斯亦疚心之一端耳！應咨轉詳之件，尙有數件事。月內以病故，諸事廢閣，山中無書吏，須手自料檢，遂爾遲遲。來書須三月十五以前趕辦，今既過期矣。九江竟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良不可及；但惜作賊耳！麻城防兵，聞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信否？令兄初次家報，比想已到。舍弟接其正月十三惠書，知其將住內城，稍避塵囂也。霞仙昨在舍間，言

閣下當以四月來敝邑；

來示約與霞公同枉敝廬。六年之別，得一良覿，欣慰

何極！掃徑延佇，惟增飢渴。家譜會合詩刻本收到，令弟對聯屏幅，書就奉上。摺扇未寫，目力不耐細字，筆亦退不中書，祈亮之。相見有日，統容面罄。肅復一

一，順問

近安，諸希

心鑒！

愚兄曾制國藩再拜。

二

意城仁弟左右：臘月中旬，接展

惠書，敬審一切。比想

起居康勝，新社增綏，至以爲慰。粵中……猖獗良可憤嘆！惟夷情志

在通商，稍有損於

國體，當無害於民生；或者許和之後，仍可馴擾，則此方生靈，免遭塗炭耳！厚庵東下，計已早抵南州；或金陵先復，則無需迪庵之繼往。任吾補交周姓銀兩，即日當緘告時卿觀察查收。到籍後，應行咨辦者，尙有數事，以在制不敢具公牘，

一切停閣，心甚歉仄。頃接孫閱青信，渠以接丁父憂，須由敝處出咨，囑由縣轉詳云云；此法尙妥，擬卽推而行之。凡有應咨事件，呈明本縣，將咨錄入詳內，或亦妥叶。開印後，卽專人赴縣照辦；然已沈閣久矣！筠仙令兄至周家口後，有信回家否？沿途想尙平安。僕恪守禮廬，諸託安善。惟心血積虧，極罕佳眠，或通夕不寐；目光昏花，看字不能過四葉。回思數年在外，謦尤叢集，時用內疚。又壬歲母喪，葬非佳壤；去年葬父，亦非吉域。今歲擬親履各處，求稍可以安吾心者而改卜焉，庶幾少釋歉衷！肅泐布復，順候

近祉，諸惟

心照！

愚兄曾制國藩再拜。五月十日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正月廿日，張亦琴太守專丁來建，接臘月十七日惠書，藉悉一切，卽諭

獻歲多祺，闔潭庶吉，至以爲慰。此間賀正摺弁於十九日旋營，接筠公信，知以陳尙書之薦入直

南齋，

召對兩次，

寵眷方隆，而此間已於十一日附片奏請來營既奪其供奉之美，又奪其分校之差，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諺所謂「騎馬不遇親家，騎牛遇親家」者耶？蕭浚川軍至贛州後，卽赴信豐，以解重圍。凱軍至景德鎮後，臘月十九日，翔岡小挫，與鈴峯部下共亡百六十人。廿七日，凱章獲勝，其部下亦亡九十人。正月十七一日，凱鈴又小挫，第五旗之獨紫牛角嶺者，被我撲去營盤。

余曾於除夕函告，謂「五旗距凱太遠，恐難獨立。」凱復信言：「旗長可恃，」遂不移也。五旗被撲後，又換三旗紫牛角嶺。余心雖喜其堅剛，而彌益懸懸矣！

自

閣下與人樹歸去，老湘蒙字等營，便不甚通氣。卽如凱章十一夜敗挫，而稟報廿二日始到。翔岡去臘請撤之稟有云：「勿惜一人之殘生，憐此二千之性命。」等語，似僥焉不可終日。僕因批准卽撤，而渠續稟，又願俟景鎮克復再撤。十九日之戰，凱未出隊接應；二十七日之戰，翔又未出隊接應，其中是非曲直，均難一一分明。若使

閣下與人樹在此，則凱翔必有私函縷訴；卽沅甫舍弟在此，亦較疏通。萬望閣下卽約人樹枚村與舍沅弟於二月間同來，至切至禱！舍弟以溫甫之故，在家中多方隱匿，至今尙未說破；目下恩卹已至，想不能再匿。正在哀禮紛煩之際，